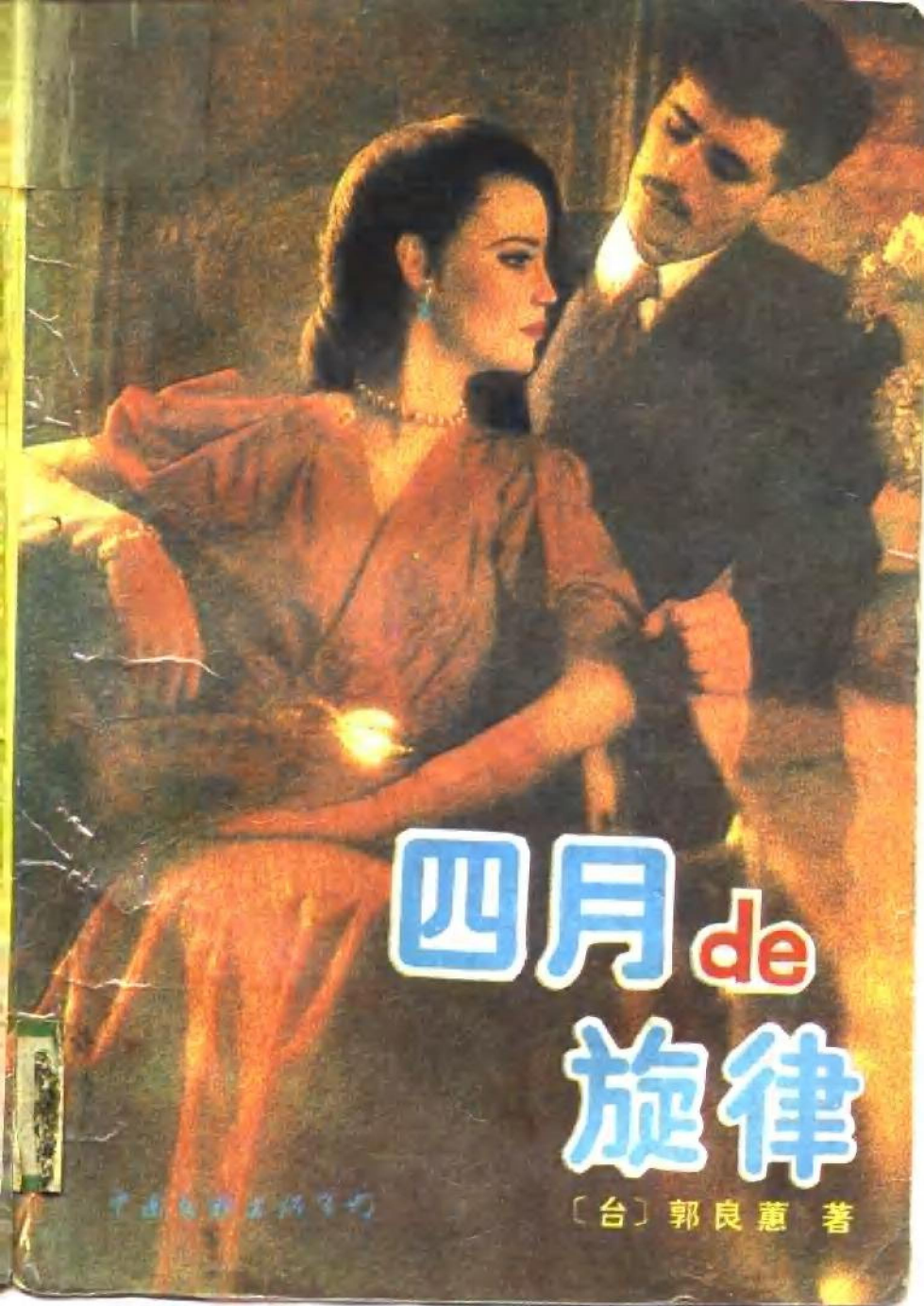




四月de 旋律

〔台〕郭良蕙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四月的旋律

(台) 郭良蕙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 北京

四月的旋律

(台)郭良蕙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湖北黄冈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75印张 2 插页 283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ISBN7-5059-0747-6

I·504定价：3.25元

本书简介

这是一部描写婚外纯真爱情的长篇小说。

这部美丽的小说，在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著述丰卓的作品中，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这光彩象四月的春光，令人心底一片桃红；

这光彩象生命的春歌，让人聆听爱的旋律……然而，它更似一蓬心火，照出人生的哲理。

爱情的火焰也许一生只燃烧一次。

有的人刚刚点燃，便瞬刻熄灭了。

有的人虽然生儿育女，长相厮守，但炽热的爱焰，却无缘感。

《四月的旋律》却是一对年正中年的男女，在人生旅途的邂逅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点燃的美丽的情焰。

燕京大学毕业的罗伯强，风流潇洒，才貌出众，在东京经营一家电器进出口总公司；他结婚十七年，有二子一女，夫妇感情一直不坏。他到台北子公司出差，遇见老同学陆子达的妻子石玢尼。陆子达是香港著名大律师，他同石玢尼结婚十年，有一儿一女，因公务繁忙，很少关心妻子儿女。石玢尼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成熟的女人，美貌，坦诚，仍保持着一颗童心；十年婚姻生活，使她磨削了性格锐角，同丈夫彼此能够适应，而一切美好的理想都被现实所粉碎，只把希望寄托于儿女们身上。偶然的机会，罗伯强与石玢尼在台北相遇，相互感到在一起是种愉快，仿佛是多年的未见的老朋友，即震撼他们心灵、多年来生活在自己理想的伴侣，正是对方。

于是他们从相识到相爱，互相点燃起熊熊爱的火焰。他们仿佛又回到青年时代。为这迟到的初恋而发狂，不顾一切地分享着爱的甜蜜，从四月初到四月末，他们以各种借口在台北，不怕亲友指责，不考虑后果，尽情沉浮于爱的漩涡。然而严酷的现实逐渐使他们冷静下来，要么就毁灭两个家庭，给子女带来不幸；要么就含着终生的哀痛而分离。他们摆脱不了东方人的道德规范，不得不“发乎情而止于礼义”，终于怀着无限的离愁，黯然听着一首哀歌：“我们会再相见，我不知在何地，也不知于何年，但知我们会再相见……。”蕴含于他们心头的真正的爱，随着四月的春风，曾令他们心荡神驰，魂牵梦萦，也给他们带来难言的痛苦悲伤，这是人生中的一出悲喜剧，具有春天的旋律，春天的欢乐与悲伤。

作品塑造了罗伯强、石玢尼两个成功的艺术形象，性格鲜明生动，他们热诚、善良、心灵纯洁、具有东方人的道德情操，使整个作品具有高尚的优美的格调。故事情节生动，紧紧扣着读者的心灵。文字优美流畅，富有情趣，细腻而生动。在描写爱情题材的长篇中，堪称一部格调高尚，艺术质量较高的佳品。

第一章

飞机降落以前，他就把墨镜戴上，碧空如洗，好明艳的阳光！旅途中睡了一觉，时间才不显得冗长，尽管乘的是D C-8喷射机，从东京到台北也有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做别的事，例如看电影或者打桥牌，仅仅是一晃眼，坐在飞机里则不然了；虽说空中小姐服务周到，可以喝你爱喝的饮料，读你爱读的书报，但毕竟是在旅途中，不落地不安宁；盼望着快落地，于是每分每秒的脚步都很缓慢。幸而他睡了一觉，这一觉睡得真长，听见空中小姐温柔的报告声，睁开眼，已将到台北上空了。

通常，他并没有午睡的习惯，都市把人的生活弄得象街道上的车辆那样拥挤繁忙。主持一家贸易公司不容易，商业上的竞争使人周身紧张。都市保持着一个优点，晚上让你清闲，即使你想办事，而所有的部门都已下班休息，再心急也得留到第二天进行。平时他也有些应酬，在东京沾花惹草太简便了，除非不得已，他很少自动跑去逍遥；晚上他多半守在东京近郊，目黑町的住宅里。有时也听从莉平的意见，双双到银座过过夜生活，跳跳舞，看看戏，宵宵夜，如此而已。

如果不是为着昨夜处理太多的事务而过于倦懣，这一觉也不会睡得这么熟；倦懣的另一种原因自然和莉平温存过有关，结婚十七年，夫妇的感情一直不坏，甚至在东京的朋友圈里提起来，他和莉平也被当作羡慕的对象。莉平送他到羽田机场时眼圈有点发红，女人真脆弱！不是很快又会见面吗？“早点回来！早点回来！”她叮咛他很多遍了，多得使

他有点起反感，好象他存心流连忘返似的。台北他已去过几次，都是为了业务的关系，如果为了游历，真没有什么特殊吸引人的。

他不能确定这次在台北停留多久，自然期限要配合业务的推进。至多两个星期，他将尽量节省时间。在都市，时间即金钱，如果你不利用时间赚金钱，时间就要利用你消耗金钱。

以他的时间和金钱来说周游一趟世界倒要考虑考虑，来一趟台北则轻而易举。不过如果不是业务上的需要，他也不会多此一行。他已经拍了电报给分公司的冯主任，他会替他安排好一切的。

从窗口俯望着越来越接近的城市缩影，他在想：今晚做些什么消遣？他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在台北。倘若他们知道他到来，必会纷纷为他安排节目。他是一个爽朗可亲的人物，有他的地方，便显得热闹轻松，他的谈笑深深受到大家的欢迎。

论亲戚，也有几家，他的兄长就在台北。不过他并没有通知他。虽然每次他的兄嫂都再三邀他住在家里，他却从没有住过。以他的性格，他既不愿影响别人的生活，也不愿意别人影响他的。

从即将到达台北上空开始，座舱内便不再安静了，部分旅客在准备下飞机，过境的也准备落地以后出去透透空气。他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只是戴上墨镜挡住窗外的刺目阳光。他也会向舱内张望一眼，女士们都在化妆，他的邻座那一位中年妇人也打开化妆箱，往脸上搽什么。他一直没有注意她，如果她的脸上搽得不是那么浓厚，也许他会多看她两眼；那些红红白白的颜色，真令他生厌；尤其他怕女人把眼睛涂得又绿又蓝；有人还涂成金的、银的。莉平也效法时下流行的

化妆术，睫毛涂上层层黑膏，由于眼皮的松弛，有时黑膏染到眼圈上，目不忍睹，而她还不自觉，说话翻着眼睛，自以为有多美呢！他也怕看到莉平那两条眉毛，画得又黑又弯的，大有欲乘风而去之势。入寝时，莉平把眉毛洗掉，白白的面孔看起来真凄惨，好象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似的，再加上满头的发夹，随着动作的摇摇幌幌，在他的感觉里犹如女妖；幸而他们保持着熄灯的习惯，借此避免虐待视线。

邻座的妇人，尽管衣着入时，他的视线也没有受到吸引。飞机降落的刹那，她才恋恋不舍关上化妆箱，一股浓郁的气味钻入他的嗅觉，想必她又搽了名贵的香水。三年之前，他曾经两度游历巴黎，也曾经参观过规模巨大的香水厂，可惜他对于香味的认识只限于高贵和低贱，其他则一概莫辨。受到香味的诱导，他调过脸来，才注意到他的邻座妇人也戴上了墨镜。墨镜对于美目是一件障碍，但对于迟暮的女性无疑是一种帮助，帮助掩饰皱纹。

就为了深深一瞥，她竟先向他开了口：

“请问你是不是也到台北？”

“是的。”

“贵姓？”

“罗。”

“我姓蓝。罗先生住在台北吗？”

“不。”

“来台北度假？”

他含糊地“嗯”了一声，心不在焉，因为这时机轮已接触到跑道，正减低速度向民航站滑行。

“接我的不知来了没有？”她探过身来向窗外探望，她的动作除了使他闻到更浓的香味，而且使他更进一步观察到

有多厚的脂粉掩盖住她的皮层。当她向他微笑时的面颊的细纹多得使他为她悲哀。据他推测，总有四十岁了吧？和莉平的年龄不相上下。时光真能摧残人！尤其是女人，女人最怕老，却最容易老。

一位空中小姐笑眯眯地从过道经过，她的视线被吸引去了。那可爱的玫瑰般的青春面颊！可惜眼圈画得太黑！无论在东京或者任何其他地方，找一个化妆得很漂亮的女人并不难，但是找一个不凭化妆而漂亮的，却不容易。

他是一个很会欣赏女人的男人，关于如何欣赏，他自有他的论调。他也是一个很为女人欣赏的男人。至于为什么欣赏他，他有他的格调。

不论女人或男人，风度和容貌全很重要。有时风度比容貌更为重要。有关前者，他占绝大的优势，因此许多场合，他都显露出特殊的光辉。

在这架DC-8里，他也是一个瞩目的人物，空中小姐对他的笑容会甜一点，邻座那位妇人也会找他搭讪。

以前，就常有朋友逗莉平：

“当心！他这么Smart，别让女人把他吸引走！”

“不会的！他的眼光很高。”莉平听了笑笑。

莉平虽也有着女人的通病，多疑而琐碎，不过十七年的婚姻生活已使她很了解他的个性。他重视事业，乐意交游，象一般男人那样，喜欢用嘴和眼睛来欣赏异性，但并不包括实际的行动。

莉平对于他的了解，固然算是透彻，却不是百分之百，因为绝没有丈夫傻到在太太面前承认他在外面如何和异性调情的。

作丈夫的所以保密，一方面避免河东狮吼的难堪，另

一方面这些是无关紧要的事；在男性社会里，只要有办法的，必要时谁不寻寻开心！这样既不伤大雅，也不影响夫妇感情。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供给男人消遣的好去处，那只是片刻的感官满足，象吸过一支烟，也象喝过一杯酒，扔了烟蒂，放下酒杯，没有留意，也没有追念。这机会，从各地到东京的男人很容易享受到，从各地到台北的男人也特容易享受到。上次，他来台北的时候，曾经领受过部分风光，据说这个日新月异的都市，几年来，更为繁荣，更有发展。

连机场都有些变迁，面积加宽了，新的民航站正在建筑中，两旁停留着各式飞机，他常常旅行，也常常到机场接接送送，因此对于这方面的常识很丰富，但是他没有时间仔细观望；步出机舱时，真够忙碌的！空中小姐正向他告别和致谢，那位姓蓝的妇人走在他前面却回过头来探问他住在何处，他都要很适当地应付过去，他也要注意栏内是否冯家恒在那里对他表示欢迎。

“伯强！”

正当他张望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呼唤，伯强是他的名字，别人这样大声未免有些放肆，不过机场本来是一个充满了悲欢离合的地方，无论什么都不会令人感到惊奇。

罗伯强一面步下阶梯，一面在探索呼唤的来源，人好多！张张面孔都带有表情。

“这里！这里！”把手扬得高高的，在人群里是一个标记，另一个标记是秃秃的头顶，在阳光下发着光。

“嗨！四空！”罗伯强也扬起手来笑着招呼。老朋友见了面，握手，拍肩，既热烈，又兴奋。

“想不到一下飞机就看见了你！”

“我也想不到会接到你！来以前也不通知一声。”董四

空用他那小而多肉的手掌紧握住罗伯强的大手不放，并且上下打量他说：“你这人真怪，两年不见，还不见老！”

“两年不见就老了，岂不悲观？”

“你看我怎么样？”

在罗伯强的打量下，董四空很小心地摸了摸剩余在脑后的那一点头发，他的动作反而提起罗伯强的注意，于是笑着回答：

“很好，就是头发又少了两根，四大皆空现在变成了五大皆空了！”

董四空重重拍了罗伯强一下，用来责备他不该取笑他，但是他心里并不介意，老朋友彼此寻开心，这是惯例。不过如果换上别人，也许不同；但只要看罗伯强的笑容，听他的话声，即使他在取笑人，也会感到他的取笑出自善意的。

“四空！”

“啊！三嫂！”董四空扬扬手，又急忙拍拍伯强：“我来接一个亲戚，差点把人家忘了！等一会再谈！”

罗伯强含笑目送着四空从人群里挤过去，同时忽然想起有人会来接自己；向木栏那边赶过去以前，他已望见冯家恒了，冯家恒在离他最近的木栏内，只待他和董四空说完话就要招呼他。

“经理，辛苦辛苦！”细瘦的冯家恒本来和罗伯强一样高，但由于弯着腰，显得矮了一截。

罗伯强并不欣赏他的手下人对他如此谦卑。幼年的生活所接受的观念非常重要，父亲曾在美国学法律，母亲学的是教育，因此他的家庭最民主；虽然在东京居住十年有余的时间里，使他更懂得谦卑就是尊敬的表示，但他仍然感到很不习惯。越是如此，他越表现得格外和蔼。尤其他发现冯太太

也站在冯家恒的后边，多少有点不安。

他一向愿意来去自如，不受任何形式的拘束，所以每次他都不通知任何朋友。冯家恒来迎接他，已经足够了，不料他还带着太太，未免过于隆重。寒暄过后，他便点点头说：

“我先去办手续，你们请到外面坐坐好了。”

罗伯强边向验关部门走去，边脱掉风衣，起飞时，东京阴着天，颇有寒意，有些人还穿着冬衣呢！幸而他有先见之明，穿了套春季西服。莉平担心他受冻，非让他穿件大衣不可，好说歹说才允许他换了件风衣。看看松山机场吧！短袖香港衫都出笼了，两个多小时的航程距离，便是两个季节，台北的春天来得真早！而且已经成熟了。

经过片刻的延误，罗伯强便排在行列的后面，董四空就在前边，正陪着他的亲戚检验护照。

“天真热！”罗伯强掏出手帕擦擦脸，他注意到董四空的脸也油腻腻的，额头冒着汗星。

“可不是！已经四月了。”

“才四月就这么热！”

“这是亚热带，你又不是没有来过。”

“没有在四月来过。”

“台北的四月，可以算暮春了，杜鹃和樱花都谢了，你如果早半个月来，还可以到阳明山看花去。”

“我倒没有什么兴趣看花。”

“当然，东京的花太多，”董四空凑过来，压低声音说：“当心眼花缭乱！”

罗伯强笑了笑，他很了解这位老同学爱开玩笑的性格。

验关的人员对于罗伯强很客气，而且他带的东西有限，而董四空的亲戚的行李特多。虽然由他打了招呼。但表面的工

作总要做做。这样来，罗伯强反而走到董四空亲戚的前面，再隔一个便是那位姓蓝的妇人，她由一位中年男人护卫着，通过验关，正要向外走去，回头看到他时，嫣然地笑着说：

“罗先生，我住在第一饭店。再见！”

望着她姗姗而去的身影，董四空说：

“喂！你怎么认识她的！”

“谁？”

“蓝夫人。”

“蓝夫人是干什么的？”

“装糊涂！你在和她打招呼，不知道她干什么？”

“真的不知道！在飞机上她和我坐在一起，如此而已。”

“我以为你们早就认识。她是菲律宾一个大侨商蓝宝山的太太，常常到台湾来。”

“第一饭店是在什么地方？”

“城里新开的一家观光旅馆。你住在哪里？还是上次住的位子？”

“我还没有问冯家恒。”

“这两年新的观光旅馆好多。听说一个姓蔡的华侨投资盖一家有四百个房间的饭店，台北你两年不来，变化可真大呀！”

“可不是！”罗伯强笑望着董四空的发亮头顶，“连你的头发都又少了两根。”

“别开心了！先问清楚你订了那里的房间。我得照顾我的亲戚，你去吧！看，别人在那边等你了！”

“好，我明天打电话给你。”

“喂喂！明天不行，”董四空赶上去说：“有件事忘了问你，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没有？”

“还没有一定。”

“聚餐参不参加？”

“什么聚餐？”

“燕大的校友。”

罗伯强和董四空便是燕京大学的同学。每次他到台北来，总少不了和同学聚会；因此对于董四空临别时关照的话，他并没有在意。

将那对过于谦卑的冯氏夫妇打发走，罗伯强淋了个浴，洗去了四月的汗水，也洗去了旅途的疲劳。已经将近五点钟了，他点上一支烟，由窗口向外眺望，阳光已减削了原来的热力，城市弥漫着一层轻纱；是黄昏炊烟，也是滚滚的红尘。

他就这样欣赏着远景，准备把这支烟吸完，便打个电话到兄长家，不论今天去不去一趟，总应该报个到才好，否则嫂嫂知道了，反而要责备不礼貌。烟还没有吸完，电话铃响了；他猜想是冯家恒打来的。冯家恒已经和他说过晚上为他洗尘，不过不应该这样早。

拿起电话，他分辨出是董四空的声音。

“你真是无孔不入，不愧是学新闻出身！”他先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我打电话问你们公司的冯主任，他告诉我，给你订的是中国饭店六楼的房间。”

“这家饭店不错，”他顺眼向四周一看：“分公司也在馆前街，联络方便。”

“你正在干什么？”

“吸烟，看风景。”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风雅？我说错了，以前你就是我们公认的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这些年发了财，身上没有沾上铜

臭，真怪！”

“别废话！你在什么地方？”

“喂！我刚到处里来，把亲戚送到家里，忙到现在。在机场我们没有谈定，晚上七点，中国之友，你去不去？”

“我恐怕不能去，家恒已经和我说定了。”

“家恒怕什么？都是自己人，改哪天不行？我打电话告诉他就是，你反正一时不走。同学们都聚在一块，就不简单了。”

“一共有多少人？”

“暂定二十个。”

“携不携眷？”

“愿意携则携，不愿意携则不携。”

“你带嫂去人吗？”

“怎么带？亲戚来了，差一点我也跑不开，幸亏陆子达去看过我，要不然韵初也信不过。”

“陆子达？”

“怎么？陆子达你忘记啦？”

“名字好熟！”

“跟你一系，不过比你矮两班，他现在是香港有名的红律师，你改了行，电器进出口的大老板当着，也不错，只有我惨！当一辈子公务员。”

“你这个处座还了得？食有鱼，出有车，谁比得过你！”

“算啦！别骂人啦！今天去聚餐，明天由我请，到我家里打桥牌，赢你几个。陆子达是个桥迷，他后天就回香港，你们应该见见面。”

“喂！你这一提，我记起来了，我们在学校好象还在一

起来过桥牌比赛，他是不是中等个子，人白白的，瘦瘦的，戴个眼镜？”

“眼镜我们谁不戴？都老花了，除了你。”

“我这两年眼睛也不大行，看报纸都有点吃力，也配了副老花镜。”

“四十岁的人，老了，冒充年轻也不行。”

“我倒没有感觉老，虽说白头发比以前多了！”想起头发，罗伯强对电话笑着说：“喂！四大皆空，你应该配一副假发，东京的假发做得可以乱真！上回你去东京考察，我建议你做你不肯。”

“韵初不要我做，她说要老就老吧！这样反而保险一点。”董四空自我解嘲地笑了几声，又话归正题：“好了！六点五十分我来接你。”

“中国之友有跳舞，不带舞伴怎么好？”

“你有舞伴，你就带。”

“我没有。”

“你没有，别人有，反正会有人一对对的去。好几个带太太，陆子达也带。”

“陆子达的太太也来台湾了？”

“她常来，她有个姐姐在台北。对了，你见过她。”

“见过谁？”

“陆子达的太太。”

“没有见过。”罗伯强又改变了肯定的语气：“我记不得了。”

“前年秋天，我送你回东京去，她从香港来，在飞机场碰见，不过那次好象没有机会和你们介绍，要不然你不会记不得她。”

“为什么？”罗伯强明知他的老同学指的是什么，但是彼此一向打趣惯了，于是故意问：“丑得出奇？”

“笑话！丑里挑出来的。好了！这个电话打得太久，我还有几件公事要批，见面再聊吧！”

罗伯强放下电话，顺便往床上一躺；他的动作很缓慢，眼睛望着窗外那片蓝天，正有一架飞机远远地从那片天空通过，使他想起前年秋天离开台北时的情形。在记忆方面，他的容量是惊人的，不过生活在都市里，每天都耳闻目睹多少事物，没有办法完全记住，新的自然有时会把旧的排挤出去。女人的身影存留于他记忆里的，倒也不在少数，以地位的轻重来说，自然首先想起莉平，然后是丽莎。丽莎是他的小女儿，莉平常常当众取笑他所以给小女儿起名丽莎是为了欣赏伊丽莎白泰勒的关系。他承认他欣赏泰勒，除了不满意她的眼圈画得太黑，不知道她卸妆以后，会不会判若两人？女人在卸妆以后被他看见的不多，但是可以拿莉平为例。莉平的眼角虽然已有皱纹，却仍然是朋友们称誉的美人，只有他才能看到她的那副面孔惨白，满头发夹的女妖般的形状，这应该算是他的幸运，抑或他的可悲？

除了泰勒以外，他还欣赏另外几个明星的外型。有好外型的明星很多，只因为他常看这几个人的电影，所以印象比较深。在巴黎，街头到处是动人的女性，他也曾经在那里发生过短暂的罗曼史，在其他地方也有，不过都不值得回忆。

回忆之门被打开之后，从里面常会挤出来一些杂乱的事物，和他所需要寻找的毫无关系。现在他所需要寻找的是董四空谈起前年秋天曾经在机场看到过的那个女人。

确实有那么一个女人。罗伯强顺着思路一步步追索下去：那天如果不是飞机临时发生了故障，他也不会多候一个